

後

漢

卷十

5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ChL 7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後漢書三十一上

唐章懷太子賢註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與校

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

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巨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

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也弟名竟病篤巨兵屬弟詣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巨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

兄子則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

不同也走昔呂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劉歆為王莽

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

反見地憂

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

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

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雖陽日暮將拔之而餐其利乃有它心不可于勿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陳平知項王為魏二王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

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節謂臣事也迺後覺

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先世數子又何曰加謂

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呂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

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與君子之道何其及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

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

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領望日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

祕經為漢亦制祕經幽祕之經緯書也亦制解見郭傳

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文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身支節肌肉纏皇天所曰眷

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曰

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

書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畧天時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

尋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舍一次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

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曰至於今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

天官書曰北宮虛危

或裴回藩屏或躑

躑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盈縮稱進退曲如鉤形也

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

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稱進退曲如鉤形也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

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

都也

益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

史記曰周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於孟津也

夫仲夏甲申

為八魁

曆法春二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八月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

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

春秋合誠圖曰奎為毒螫主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奎此二

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

之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

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

焉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二十五人皆其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

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怡怡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也

圖識之占眾

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

公之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也

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蔡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

景帝之

悅濟北呂不從吳濞之畔也

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取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

自更始

呂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

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

疆梁不能與天爭

荀勗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干也

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

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

屠羊姑楚非西夏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友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秦始皇  
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  
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

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考舊傳曰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益都考舊傳曰  
統字仲通曾祖

自是朝廷災異多巨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  
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  
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  
國亟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

郎太后特引見問巨圖讖厚對不合免歸泰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巨

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

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郡太后專政也

不合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開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劫

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年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

通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

書表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

蒙引見訪巨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

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

公有免者蠻夷當友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

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

黨當受禍

陰私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褻信侯李元等構姦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

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巨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巨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蘇川中圖章氏周南南甫

後漢書三十上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是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

一卦六日七分也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奉音扶

安帝徵之對策

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

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

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

恥曰占驗見知聞微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

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

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曰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

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一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思過念

各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

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曰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

愈出伏見往年曰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有火廡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白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二年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曰朕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曰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

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曰告喻之今尚書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臣愚曰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粟郵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

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曰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曰來陰闇連

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

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昏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已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及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京

作易曰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飛候

涉歷與鬼環繞軒轅天宮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二八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

胠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

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解四斗曰鍾左

豆為區四區為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膏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

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太網疎小網數網於三公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而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鎖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使就尚書額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

重重再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

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請闕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釋更禘之遭罷軍寇之誅去許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誇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樹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敏疾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許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季經接神契曰指天子也

之也皆診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淨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曰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已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曰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

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已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已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正也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初則通無窮也

能於此際自新如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大災皆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

言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

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

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季

文皇帝綈袍革烏木器無文前書曰季文帝身衣弋綈足約身薄賦時致升履革烏兵木無刀衣繼無文系

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曰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人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并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

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曰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鳥示形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

景曰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二舍一舍名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可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

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友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

也熒惑南方火熾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統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言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

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閭尚書火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曰聖子成

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曰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

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

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

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

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

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所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居李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

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曰應

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大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

秋曰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宜官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易回選賢能曰鎮撫之

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收為大尉韓詩外傳曰司馬宜

曰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

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戰辭於於西郊責躬求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曰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考劾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

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曰悟人君可順而不

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曰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

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曰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陵崩川絕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  
東方主春生種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貫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

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各嗟且

立春呂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王井金能勝木必有

兵氣宜黜司徒呂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呂來三百二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其當作替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比自從亥之仲

節為之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

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

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

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

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即位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

而豫防之臣呂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

三謂黜也則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黜者髡鉗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二年除肉刑

城日春當黜者答二百當左右指者答五百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

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詔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呂致災或改

舊呂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呂實對顛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

是遵其而令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行令也

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始

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錄也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

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此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私曲

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使

尚書曰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任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百三百四歲

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

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土者隨天警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

天子衣青衣服蒼上孟夏則衣朱衣服赤土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已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

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

善可已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曰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已答聖問顛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

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

曰人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劓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

聘賢選佐將已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已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

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已致雍熙陛下踐祚已來勤心

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

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

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驕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貴則皆懷歸

藪澤修其故志矣夫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

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開離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政之政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國隱可也國有道則哀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

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友

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開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也天之生固必為

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曰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

八為阿邑幸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春於東郊還適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霧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霧自立春日來累經旬

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

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若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臣獲斷金之利

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

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

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

坤為地震為雷雷在地上也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

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雷者所已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也故經曰雷且動之雨以潤之易說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

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

卦文言之辭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



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發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

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二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交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此巨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即為房心宋之分也石

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大夫也見魏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火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

維雞燒豕猪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早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有災也無災仍有光曜不絕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

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臣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

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嘗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

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七月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頡言後

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頡名德欲與親善頡不顧臣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

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臣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

也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

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漢書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

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已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霪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

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廣深疾之到官收其親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贖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增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恃榮貴不與法網增與功曹岑暉捕子音質增音晉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禁付宛獄皆殺之桓帝徵增詣廷尉下獄死增

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瓊等帝不納而

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殺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臣來頻行誅伐梁寇孫

鄧並見族滅梁冀寇孫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眾乞死諒臣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已

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

於廷劇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

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也注云蝨斯蚣蝮也凡有情慾者無不知忌惟蚣蝮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曰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

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表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曰為符瑞人

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曰飛龍喻為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曰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言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咸陽

始王逃之死於沙丘過瀉池也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曰叩樹當有應者已書願之鄭客如且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

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於孟於是楚執宋公呂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隕星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

蓋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呂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

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大學西門自壞八年臣曰為河者諸侯位也季經授神契曰立

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

異也何曰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

也其經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

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

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

所曰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為劉瓚

成增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

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錄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

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錄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

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

地也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

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七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天上皇之

到或有不生子者及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

氣已到天皇氣生物  
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曰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  
殷紂好色姐已是出  
為妻常與沈溺於酒事見列女傳

龍真龍游廷千張見留哀公七日來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走五色無主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  
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

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  
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  
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天神遺曰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助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  
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

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  
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武帝時任  
宦者不顯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關人也絳侯周勃  
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下吉  
造合私意

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

袁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

載於是上笑推一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楷不正辭理指陳要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

後稍見任至於順

遊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

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

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

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縹

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日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

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

賓客三分之一下樓拜之字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救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人見策母請之

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

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帛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平為蠻夷所殺此

其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于市

其言曰陰陽

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

為災今天乖象為人法故常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祀

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咒也咒百中百十中十其咒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滅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

卽位曰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

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曰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

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

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已自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救好巫故君子不自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傳曰左氏黜而富

其救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類微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郎頤襄楷列傳第二下



後漢書三十一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前書云解字分伯內朝人徙茂陵也

武帝時已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

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

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臣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猶惡寇賊

充斥杜預注左傳曰九鄰斥見也伋到示曰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

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

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父襄

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曰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一連續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

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必擇凡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謂也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

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

曰并部尚有盧芳之儼儼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

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曰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曰結寇心芳將隋

昱遂謀脅芳降伋芳迺亡入匈奴伋曰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

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曰充其家伋輒散與宗

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曰狀

聞世祖召見賜曰祭戟漢雜事曰祭制假祭戟以伐斧鉞崔豹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箱之亦謂之油戟



亦曰繁戰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

賊規欲北度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

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

清平巨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治

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

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巨無勞不

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

偃兵修文群帥反旅及旅謂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

未警聖德威侮也警猶曉也二垂也二垂謂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繫弓也秦簡也音高詩曰載繫弓矢也夫勤而不

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

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臣

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煩泄用之泄猶維也

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勳軍壘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

懷樂上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言勸也陛下誠宜虛歎數郡巨侯

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

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

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巨

吏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

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

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  
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  
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  
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臣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臣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臣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  
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聞者發兵但用璽書或臣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臣為  
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臣絕姦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臣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

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  
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遭

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王朝時而市百

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

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  
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

所笑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曰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  
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曰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

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曰上追送數百里奮  
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欲曰為質奮年已  
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迺率厲

鍾留等令嬰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曰置軍

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

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  
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

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

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公之疏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

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  
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

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  
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  
毫無私秋毫無私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  
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  
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  
之郡界已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已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已惠下威能討姦前  
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  
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曰廉氏豪宗自

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

祖父衰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

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也西州

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

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

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

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

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

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尼督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碎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及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

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

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

已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并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

火營中星列

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焚其二頭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蓐食早起食於寢時中也斬首數百級虜

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

麟輓也藉相蹈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頗歷武威

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

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巨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巨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首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

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巨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為列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  
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曰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曰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二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友則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曰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

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

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

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庸縣也故城在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

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

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曰死

守之阿州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曰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

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

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

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

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曰求

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巨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巨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

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特執也執毀譽之論

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

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

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

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

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王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良肅換為并州刺史巨折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

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

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

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父因刑其尸巨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

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

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迺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

池山東西懸絕壁立遂變名姓盡巨家財募劔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

高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廩芻稟藏音工外反垣牆也

不韋與親從

兄弟潛入廡中夜則繫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高大驚懼迺布棘於室巨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白衛不韋知高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取阜頭巨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巨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冢援據位九卿城闕

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隄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沉復分骸斷首巨毒生者毒善也使高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巨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巨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高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巨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高事巨為高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巨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巨是衰破又段熲為楊球所誅天下巨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鄉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已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氏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

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

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

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低音一矣反裯音一勞反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

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召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音其所之往輒迎致禮

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緼音曰示之緼故曰臣之所資

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

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曰府

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

迹舊交耻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鶯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近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

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

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

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曰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

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衰有志操連徵不

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曰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

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曰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徭輕賦已寧天下除煩就約已崇簡易易曰乾已坤已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

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

臣從苟欲勞苦割割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亦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官公無恩信於人人

不肯盡力于公田起履踐察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蠲蠶子也公羊傳冬

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豈有聚奪民

物巨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救從善

巨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巨警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

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季康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

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巨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巨

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旦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

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

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

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

轅范得其朋易曰西伯得朋象范遷蜀郡太守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上一蘇

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

朝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勝反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西漢書二十一後漢書二十一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

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

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勗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

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渫灌注

鄴元水經注曰湖水文分東北

又池

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几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塘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

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巨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

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債音側 界反

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警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子長吏曰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

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

始立欲曰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

親屬詐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

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

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

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

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

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大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

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

迺起帝聞之常勅驃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殿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深其化未嘗

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

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

一無所用曰為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曰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巨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巨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  
贈巨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  
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

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一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

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巨用天

道實廩巨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巨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覓反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

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禮記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氏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巨儵外戚爭

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

收捕儵巨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巨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

琅邪承宮竝海內大儒儵皆巨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

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巨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巨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巨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帝怒曰諸卿巨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是巨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

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祭蔡叔大豈不愛一王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錫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友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元君臣之義也上祭音薩

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曰此知名其後弟

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

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曰

配王男可曰尚主宏為特進但曰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謚曰哀侯帝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曰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

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餒醪酒汁每輒擾人吏曰為利儵竝

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曰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

令從之長子汜嗣曰次子柳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

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

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

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

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

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改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

行修儒術曰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

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

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曰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夜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郡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

及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郡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

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也又多徵名儒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期也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呂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

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詳貌也詳覽

群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

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

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深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呂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

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

習談談之辭談談謂言也音談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欺亦銳錐

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呂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其鑄政鑄刑書

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呂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

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呂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

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下人飢饉君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極甚也春秋穀

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

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

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籩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

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者於池苑中以竹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

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遣使持節慰安尤

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離離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

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臣言下公卿

平議太后從之悉已公田賦與貧人反音音節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慰安生業流人

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遮流迸家戶且盡準課

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曲一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

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曲境已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塹塹說文曰塹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已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政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

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適已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五縣並屬南陽郡也

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  
識識隨貴人至呂為騎都尉又封陰鄉侯二年呂征伐軍功增封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呂示天下帝甚美之呂為開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呂母憂辭歸  
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麋者誤及顯宗立為皇太子呂識守執  
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祇常留鎮守京師委呂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  
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呂本官印  
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世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呂璜弟淑世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為和  
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世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

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奮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依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呂為華  
而少實但私之呂財終不為言是呂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救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  
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歎  
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猶莫也一音决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喜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夫龍居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

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呂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呂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與疾病帝親臨問呂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呂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呂謹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呂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

子孫宜加優異其呂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

在鮦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為潁強侯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

財物悉與員丹帝呂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

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顯宗即位呂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妒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呂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雜

行書曰竈神名謂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卒

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巨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

紫 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曰應劭漢官儀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西漢書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註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已為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已為天下未定帥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已損軍實謂印兵糧儲也左傳曰墮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已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已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

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

封代京京坂太叔伯通，己名字典郡。伯通彭龍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

段段出奔共也伯通，己名字典郡。伯通彭龍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己大郡，任己威武。光武賜龍流大將軍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

盾田干首山舍于繫，系見靈輒，俄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益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龍為漁陽太守，建忠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

曰為顏行步拜起，何曰為容坐臥念之，何曰為心引鏡窺影，何施

眉目舉措建功，何曰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

即賜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彘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

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歌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龍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挹也。而伯通自伐己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阿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己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

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己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己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浮密奏龍上徵之寵，妻勸龍無應徵，又與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

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言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攻浮

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呂  
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呂  
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呂  
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傾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  
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而發忿公子呂言  
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國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厲兵符奪晉鄆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  
呂為陛下必棄捐它事呂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  
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  
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呂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胄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

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

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

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

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呂浮代賈復為執

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呂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

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

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

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

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  
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

皆宣明天道

徵來事者也

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

也

使得蘇息

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  
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然已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考謂考其功殿也尚  
書詳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  
幽明也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

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黜陟至天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為姓即倉庫吏之後

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已為天地之功不

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

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已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

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已希虛譽斯皆

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

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

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見論語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

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

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

之吏

刺舉即  
州牧也

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

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

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已和平而災異尤見者而豈

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

即位已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已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已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  
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目謂令采察也  
謂平決也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己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

張空虛已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迺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一月除小月

度之一今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月五年即得再閏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已成

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曰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

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

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費義亦同比日車駕親

臨觀饗將曰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維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

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

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曰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

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大  
敬喪及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  
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唯取見在洛陽城者也恐自今曰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也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

遠方也又諸所徵試也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預故

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

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曰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顯宗大怒

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

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  
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



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

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

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獎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邊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

武明帝躬好吏事亦已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

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

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

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季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萊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萊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

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已待所歸待也是時湖陽大姓

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

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已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

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已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

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

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

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

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也拜虞令虞縣屬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朱州虞

也也為政敢殺伐已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

起郊賊延衰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迺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褻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剔字音他計反謂剔去髮也負鉄鑽說文曰鉄判刀將也鑽棋也音質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已褻等還魴誅之魴責讓已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放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爲豪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已高弟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六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上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

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

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物魴車駕發後將親騎宿玄武門復道上領南宮吏士誅

給林席子孫建初三年已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

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爲侍中已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

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

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

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即盤絲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

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

詔已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

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意立子孫濟北惠王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

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已阿黨聞顯江京等策

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

時詔封楊邑侯亦已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萬門侍郎

虞延字子犬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延初生其上

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曰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

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

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

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

人王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

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高姓宗姓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

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季文子

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已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

居有頃宗果已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

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

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宮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時延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

葉皆諳其數株根也葉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對丘人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

下見引咎已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已陳留

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貫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

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北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時元正朝

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

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笞二百笞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迺訴帝譖延多所究

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

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

成大呼稱枉陛戟郎吕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

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

吕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左右

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吕衍雖有容儀而無實

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謂不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

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

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括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吕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

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

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吕楚謀告延延吕英藩戚至親不然

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祭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

續漢志弘交通楚王而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

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子孫困窮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

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吕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

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呂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從祖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

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

也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嗇者大

守第五倫行春太守當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見而深哥之召署督郵舉孝

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弘疏引貶既被

收補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

及皆改變名姓亡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為貶訟罪

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貶喪及妻子還鄉里山是顯名拜

為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守得路還鄉里山是顯名拜

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備熟永平十五年

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縣賦

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車致兩白鹿方道狹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四遷建

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曰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

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曰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

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

治東治縣屬會稽郡大康地理志云漢武帝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

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也在職二

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

殷積說文曰帑金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曰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

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

也由此呂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  
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竝不宜處位書奏吏  
與光故舊因呂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  
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  
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呂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

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

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

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劉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

卿曰下多呂交關得罪太守幸免呂此重章舉李廉六遷為五官

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

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

和帝崩鄧太后呂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

養為己子故立之呂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呂勝疾非痼意

咸歸之太后呂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

是為安帝章呂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

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孔子之詞也權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

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

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地之憂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三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  
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  
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於戲方  
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  
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氏國

後漢書三十一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曾孫商 玄孫冀

後漢書三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註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

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東觀記橋子溥溥子

延召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

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

帥初召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已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有所屬嬰迺不敢為王

今統內有尊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召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召統

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

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

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

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

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召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

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召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

宜重刑罰召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召

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

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召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召除殘為務政理召去

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召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

兇殺三苗極殛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膺刑故孔子稱仁

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召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召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易繫辭曰何召守位曰仁何召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柔克也言召和柔能理俗也尚

書帝典曰高明柔克也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

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

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謀自藏道罪人至

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召破朋黨召懲隱匿宣帝聰明

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

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

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安矣但班固不載也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

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一傳曰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

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召為



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嚴刑竊謂高帝已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

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答繇謨之詞也庸

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

亦通表音丁仲反下同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已防患救

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

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

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自有餘條初元元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已萬數聞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文橫音戶孟反至熒燒茂陵人見未央

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熒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是時已天下無難

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水

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

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

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各書也子扈後曰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

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

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群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

出雲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曰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譏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管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已榮名雖吞刀日奉命兮挾

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盧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亦碎亦然

屈平濯德兮繁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墮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曰不王蒙宗不幸兮長于巔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

生不先後兮惟洪勳曰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靈輅於萍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又臨眾瀆之神林兮東勃賦於蓬碣聖道而垂典兮稟忠孝曰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遺指兮何楊生之收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大清之悠悠臨岷川曰愴恨兮指丹

海曰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曰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

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曰懲不義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

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竦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

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曰養志詩書足曰自娛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

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曰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曰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

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

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

禮古

也譚字奏記三府曰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榮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埋而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

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已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

靈存錄諸舅曰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嫗嫗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

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

目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臣曰君為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帝文宣帝繼統史

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軹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軹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已舊恩封史氏妾門雖

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

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嫗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迺留嫗止宮中連

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嫗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廟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蓋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

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曰篤親親其追

封諡皇太后父竦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

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鬼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已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諫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

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以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不足綴百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塋於恭懷

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崇為樂平侯

崇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已親疎

竝補郎謁者崇官至大鴻臚雍少府崇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

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已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

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

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已商為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

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己

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碎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

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

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指動作而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季友著于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儼格矜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本裘裁足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

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已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頗溺於內豎已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

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遷政內

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元從僕射杜永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

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

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

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

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

王所旨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

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旨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

大夫曰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訖竟旨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迺納

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旨不德享受多福生

無旨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

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哈曰貝十飯曰珠哈曰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

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

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旨時服皆旨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

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旨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曰朱飾之曰銀鏤之前書音義曰曰柏木黃心為梓曰黃

賜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首之冀冀謂

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矐眇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目睛直視口

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

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曰石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棊也

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謂曰規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者行六棊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博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書者謂之寒刻為兩書者謂之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  
之白刻為三書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謂之五塞蹴鞠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  
鞠兵執也所曰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射意一曰射數即難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  
謹武知有材也

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  
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  
與商言及冀之短商曰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  
迺推疑於放之怨仇請呂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已滅口使捕之盡滅  
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  
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  
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  
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  
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菹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  
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

封冀萬二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

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

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

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

為妖態作愁眉唬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唬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

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痛不

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

折上巾蓋折其中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裙曳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也言性忌

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

通期有微過帝已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  
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  
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  
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下御者託言事因與私焉宮內  
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下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已謙讓而實崇孫氏下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  
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下和客籍屬縣富人被已它罪籍謂  
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冀因已馬乘遺之學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聞京師也從貸  
錢五千萬奮已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  
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已下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

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  
乘輿迺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  
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  
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迺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已銅漆窓牖皆有綺疎青瑣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  
已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  
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  
山十里九坂已象二嶠嶠山在今洛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已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  
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已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始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呂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呂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呂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呂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曰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之宮衛近侍竝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思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呂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呂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呂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呂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鳴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呂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



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莫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

盛將無已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已童蒙見拔

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已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者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

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

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已辱之時太原郝絜

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

記者竝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

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亦有詔已禮祀著等

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

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

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已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也恐尊壞敗官意自固迺易猛性為梁時猛姊婿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

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鄰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

鼓會眾比也曰告宣宣馳入曰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

衡左館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

黃門張暉入省宿曰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曰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曰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

廋驕驕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合于

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劍戟士微循宮中及人子有所收考也使光祿勳袁盱音持節收冀大

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

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

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

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邴鄆義在焉是時事卒

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迺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曰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曰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

曰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曰其地居亢滿而能曰愿謹自

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慈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

曰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

阻難也書曰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迺傾側孽臣商遺冀不疑與

曹節等為傳寵凶嗣呂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衰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

柔莫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西川三國蜀氏

後漢書三十四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三十五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

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領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諫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

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為侍中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

土純呂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

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郡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

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

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

半武始縣屬魏郡高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呂純兼

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呂宗廟未定昭

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  
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已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各  
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世元帝已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  
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自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已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禮為人後者  
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先  
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武今禘祫高廟陳序  
成帝已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  
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已卑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國嗣無寄推求宗室已陛下繼統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高帝已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已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  
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已宣元成哀平五

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已下有司  
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已明  
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已上祭于洛  
陽高廟成帝已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  
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  
上音時又及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  
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  
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  
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

帝元始三年春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

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已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

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已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

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呂聖王之建辟雍所自崇

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庚矣哉冉有曰既庚迺案七

經識明堂圖識驗也解見先武紀七經謂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

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及

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

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

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已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各山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樂動聲儀曰呂雅治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

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

雨施易曰雲行雨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下武之

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

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呂二月

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呂純視御史大

夫從視此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摺紳射牛

行事封廣文二高八尺有五王牒書書祕其事皆

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春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二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各歛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

固不肯受帝曰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迺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瞻郵宗親雖至傾匱

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儋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曰為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曰鄧禹傳建初元年

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

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

臣民為本民曰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

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曰病罷在家

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

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曰修外樂曰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治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

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

曰為漢當制作禮樂是曰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

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八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

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四

見曹 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之同謹條禮樂異議

三事願下有司呂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

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 依準舊典心行 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

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 皆斟酌文

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以然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曰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 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

謙謙令大漢之業不呂時成非所呂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

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呂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

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 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

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 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收封始 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亂二百

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 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開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 人慶普字季公為東平 禮於后舍號慶氏禮也建

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廟三 難以下解曰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

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 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呂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

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

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呂侯

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呂致思焉 其道閑塞悲愁而作者各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

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

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

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 今汴州雍丘縣南也呂禮理人呂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

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

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

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曰公何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衰奕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

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呂光十一呂興九謂光武十謂明

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呂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

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

立將起之象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季經鉤命次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

二篇在中候也況予頑陋無呂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

中心慙焉衰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

不制禮作樂呂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呂救世俗致禎祥

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

言語言明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

巢堪呂為一世大典非衰所定不可作帝知群寮拘攣難與圖治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呂不德膺

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

類紀於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祇畏上無呂彰

於先功下無呂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衰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衰侍中從駕南巡既還呂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

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班固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



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

今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

不合經散略猶疎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

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

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

崩和帝即位褒迺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

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以六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

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

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二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愴然爲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

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

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湧貴褒到迺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

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

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

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

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制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

物觀時有救崩救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

能已也賈誼等曰叔孫通制疎略並尚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

生曰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

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擬定國憲洋洋

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曰咸莖異駕也議黜異端謂張輔等奏衰禮制禮遂不行也

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故八莖頌頌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

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同舊禮亦絕也

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襲襲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變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修補舊文獨何猜

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

鄉齋夫前書曰鄉有齋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

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一差分二步廣四均輪五方程六少陽七盈不足八鉤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呂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

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

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

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嵩字賓實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

廢疾玄迺發墨守鉞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呂進權戚不敢違意

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呂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呂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履

造門履謂納履未正也之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

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越有君子軍皆異腎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

五居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

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

隱耀世如其高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

同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冉甕先生

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行者見國語

左右軍呂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

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後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

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

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會黃

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呂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呂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

去斯役之吏斯役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呂

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

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併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

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

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

呂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

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

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曰老歸爾曰事將閒居曰安性覃思曰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

之道研讜勿替敬慎威儀曰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

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也自樂曰論贊之功庶不遺

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曰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救

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曰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以食薄衣服節夫二

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表紹總兵冀州

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曰通人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

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曰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

語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

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書高才不過傳論云曰辰年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言合之無謂此也既寤曰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

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

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興均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服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時竝童幼玄

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

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于玄曰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上有密疏木之屏也

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

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端紛紜互

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

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

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

訓而長於玄王父祖文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常曰為仲尼之

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曰鄭氏家法云言用教授專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

純釐理禘玄定義乖褻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三川老鳳圖  
氏圖印

後漢書三十五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衡字平子河南西平人也少聰慧  
年五歲能言及長博學有文才  
舉孝廉為郎中衡嘗作地動儀  
以測地震之方其法極妙  
又作百石臼以磨穀  
又作水碓以舂米  
又作水排以鼓鑪  
又作水風車以扇麥  
又作水磨以舂穀  
又作水碓以舂米  
又作水排以鼓鑪  
又作水風車以扇麥  
又作水磨以舂穀

